

— 村子记事

辘轳井水仍甘冽 古树底下话春秋

□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张鹏图

6月28日上午，微微细雨。头天的大雨已把湛河区姚孟街道姚孟村洗得格外清新。踩得光滑的青石板路、农家院落地上的青苔，处处透着岁月的沧桑。

姚孟村，早年曾称作姚孟寨。如今，曾经的寨门已不在，但村中少数石块垒就的院墙以及树下、路旁处处可见的石槽、石磨还能依稀窥见村子当年的模样。

A 石层之上的姚孟村

“姚孟村形成已有500多年历史。”姚孟村村民陈进卿说，早年的姚孟是个寨子，四边围有寨墙。姚孟寨地下多石头，寨墙就地取材，异常坚固。

如今，姚孟村的古迹主要存在于原先的姚孟寨寨墙内。行走在姚孟村的小街上，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建起的房屋院墙仍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垒就，保留着古朴的风味。

“这里就是原先南寨门的位置，跨出一步就是寨外。”站在姚孟村姚中路第三街口位置，陈进卿说。曾经的寨墙很宽，两人可以并排跑动。民国期间，当地多“蹿将”，土匪盛行，寨墙就是守护村民的坚固防线。“那时的姚孟寨可比现在出名，方圆三百里提起来，谁不知道？”陈进卿的话语中带着骄傲。

姚孟本地出青石，姚孟花卉市场对面的凤凰山上就盛产青石。姚孟村监委书记勾冠军幼时曾在凤凰山上放羊，看到“地下的青石都露了出来，大片大片的”。姚孟村其实就属于凤凰山后山岭，过去村民家中的一应生活用具也多以石为材。在姚孟村，超过60岁的村民大多会打石头，家家户户的门墩、牌坊、牛槽甚至搓衣板大都是用石头手工打的。如今，许多村民家里还放着已经闲置的石墩、石磨盘、石槽等。

姚孟村姚中路第一街口是村子的正中心，这里也曾是村里的文化、经济中心。如今，街上一户人家仍保留有二百多年前的门楼，以青石砌成，坚固如昔。门楼宽六尺六，相当于现在的2米多，门楼外两侧墙上各有一块拴马石，“赶着牛车、马车可以直接通过，也只有大户人家才能修得起这么宽的门楼。”陈进卿说，这里原本地势较低，两百多年岁月变迁，路面增高，门楼也相对变矮。由于是比较少见的古迹，经常有人特意前来观看，“还有拍照的”。

姚孟村有陈、张、勾等7个主要姓氏，在村里居住均已超过150年。同在第一街口的张家老宅也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村里的老年人说“张家花门楼、陈家石头框”，意为陈家门楼以石头砌成，张家则是木质门楼，这也是两家宅子的最主要区别。张家定居姚孟村时，虽建了木质门楼，但房屋建造中大量使用了石材，以青石搭建地基，入地深一米，地面上还有50厘米厚，设有门台。每块青石长25米，宽半米，厚20厘米。宅子主体结构亦由青石建成，木质门窗。为防雨水浸泡，檐下廊柱底部还垫以石座。如今，主人在前院建起新房，老宅已无人居住，屋前开垦了一片绿油油的小菜园。



村中老人讲述老村、老树、老墙的故事



一口古井依然滋养着数千村民



村民家中保存的雕刻精美的石刻



石砌老墙成为村中一景

B 辘轳井水仍甘冽

姚孟村中有一口辘轳井，支撑井架的青石已风化斑驳。勾冠军挪开覆盖着的水泥预制板，一口直径约1米的石壁深井显露出来。越往下井径越宽，底部直径达九尺(3米)。

今年78岁的村民、石匠勾立志说，这口辘轳井是姚孟村最早的一口井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。井沿石头上有三道经年累月磨出的印痕，“井绳总在这个位置摆动，年深日久就留下了印记”。

由于土层之下都是石头，姚孟村的井都是匠人们一块块石头生生凿出来的。“村里有句俗语‘不过石头不见水’，也就是说，在姚孟村打井必须打过石头层，才会出水。听老人们说，挖井时，挖半升石子儿，上来给半升米。”勾立志说，这也是姚孟村从前没有压水井的原因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才用电钻打过压水井。每逢干旱，辘轳井里没水了，石匠们就会再次下井向深处开凿，直到见水为止。经过多次持续向下开凿，井深现已达40米，再旱的天也没有见过底。

如今，老井的辘轳绳已被取下，井里加装了水泵，管道直通旁边巨大的储水箱。“1999年前后，姚孟村实施安全饮用水工程，发现井里的水质很好，就直接把水泵下到了井里。”勾冠军说，姚孟村7000多名村民仍有五六千人吃这口井的水。水泵每天抽四五个小时就足够了。

“这井水最好，以前打上来直接舀着喝，甘甜解渴。不知道是不是水好的缘故，村里人长寿，80岁的老人还看着年轻的，身体很好。”一位路过的村民说。

透过青石板路的缝隙可以看到，沟底废水涓涓地流着，依然清澈。陈进卿说，也因了姚孟地下的石头层，水不会回流到井里，“隔一拃，它也不涸”。

C 百年古树，生机盎然

走在如今的姚孟村里，干净整洁，步步见绿，凉风习习，十分惬意。村里树木多，树龄300年左右的古树就有十来棵。它们姿态多样，顽强而立，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。

村子东部有一棵国槐，苍劲有力的枝干呈黑褐色，层层叠叠的树皮雕琢着岁月的痕迹。它直径将近一米四，底部盘根错节；树冠面积也有300多平方米，周边几户人家院落都能享受到它带来的清凉。国槐树身上挂着湛河区政府设置的保护名牌，显示它至少有350岁。

虽不免有部分枯枝断裂，但这棵古树依然焕发出强大的生机，单单一根向一侧斜伸出十数米的枝干直径就有四五十厘米。怕这根枝干太重弯折，十多年前，树干与地面之间垫了一根近一人高的粗壮木头，用以支撑。“最初的木头已经断了，这是第二根。”勾冠军说。近距离观察可以发现，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枝干下垂，木头顶几乎“长”入树干。

为了保护这棵古树，周边院墙依树而架。如今，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把它当成一种精神象征。

在姚中路第二街口，从一处石头垒就的院墙后伸出一棵高逾十米的皂角树，一位成年男子也难以环抱。上部树干处一根树枝脱落，树身留下一个黑色大洞，但依然繁茂，绿叶一簇簇地堆着，垂布着饱满的皂角。89岁的村民陈广印说，这棵树也有350多年的历史了。村子南头，一棵同样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槐树穿越村民院墙，伸向路上。这户农家院墙外摆放着已闲置的石磨盘，几位村民悠闲地围坐在一起，手摇蒲扇，闲话家常。